

蒲州府志

卷二——卷二四

蕭州府志

蒲州府誌

(全五冊)

山西省運城地區地方志辦公室重印

揚州市邗江古籍印刷廠印刷

1985年10月印刷

蒲州府志卷之二十一

藝文

國朝魏象樞浙江按察副使復庵衛公墓表

平陽、蒲坂之間，土風敦樸。自昔多賢人君子。至薛文清公倡明絕學，爲世儒宗，其流風遺範，被乎鄉國。其所成就人才尤卓犖。蓋中世之爲儒者，往往滋辨論，立門庭，其流不能無弊。文清之學，主於躬修實踐，深造默成。爲其學者，惴惴無華。而其究能有以自立，若吾友復庵衛公其選也。公諱紹芳，猗氏人，順治乙酉舉於鄉，丙戌成進士。知尉氏縣，擢兵部武庫司主事。再遷爲督捕郎中，出補福建漳南道，歷四川川北道，貴州提學道，浙江巡海道。致仕，家居十餘年，卒。公之先多宿儒，世以易學顯。公少孤貧，力學。得文清公讀書錄，讀之，慨然有慕乎，其人潛心理學，標錄儒先之言，几案牆壁皆滿。自爲諸生矩步繩趨，痛自砥礪。比居官益清謹，勤於其職。其令尉氏也，招徠流亡，芟除強梗，民氣漸甦，則爲之修舉學校，完城郭，新廨署，百廢具舉。尉人尸而祝之。其備兵漳南也，戮營卒之通賊者，而賊以衆降。築隄注水困賊，而深箐，積年之寇悉就縛。其在蜀也，

剿平川南劇賊，單騎撫其餘黨。在黔也，能以正學董勸師儒，士知向風。此皆政績卓卓可稱道者。而要於寬厚廉平，實心任事，不爲赫赫名，而職業無所不盡。以母老致其事歸，中途而母夫人病卒。二千里徒跣扶柩北歸。盛寒，露宿柩下，手足凍皴，未嘗居旅舍。其天性篤摯如此。家居以維持風教爲己任，居喪一用古禮。建宗祠，修族譜，釐正葬，祭儀節。著小學、家訓等書凡若干卷，於易學尤邃也。冢子既齊有學行，能世其家，初爲翰林檢討。公命之曰：「勉樹名節，上報國恩。」及出判霸州，又命之曰：「官無尊卑內外，隨分盡職，皆足自見。」既齊謹受命，賢名日益聞，公之教也。余與公爲同年友，始識公於京師，表裏粹然，篤厚長者也。去而爲吏，治行發聞，知其勇於自樹也。已而，其子來官京師，始得聞其閭修篤學之詳。嗟乎！生大賢之鄉，聞風而興起者有矣。修之於家，見之於政事，光明俊偉者，亦無幾人。如公可不謂賢哉！至行過人而不自表襮，著書滿篋而不名一家，余懼其久而無傳也。因其子之請，哀其大端，揭而書之。

國朝蔣超遊萬固寺記

寺在中條之麓，距州城十五里，河中佳勝處也。出郭東南行數里，已聞水聲。益前二三里，涉溪，溪琮琤，韻響如瑟，如筑。行漸近，見寺在巖戶間。歷磴道上，遂入寺。寺因山爲高，崇構數層，有佛像居中，甚壯，長可四五丈。及升樓，俯視則人足適臨佛顛。又升復有屋，視樓倍高。後更平坦，浮屠築焉，爲多寶之塔。至此縱眺則百里皆見，白者如帶，翠者如掌。黃河、華岳，如几席間物，亦登臨之快觀矣。寺建於隋時，至唐尤盛。宋程明、道元、王惲皆常遊焉，亦皆有詩。惜其刻石久毀而不存，而陷壁者詩版尚多，亦少可讀也。寺外平田開曠，多柿林，幾數千本。方秋深時，霜葉染紅。望之蒸蒸如霞燒火烈，景爲最奇。蓋蒲人以種柿爲利也。自始登山，日甚早，午飯寺中，復延緣久之。比還，日已夕。既樂斯遊之適，紀以二詩，以志歲月云。

國朝王士禎吳徵君墓志銘

漢魏已來二千餘年間，以詩名其家者衆矣，顧所號爲仙才者，唯曹子建、李太白、蘇子瞻三人而已。本朝大一統，閱六十載，作者亦多矣。余獨以仙才許蒲阪吳君。此余之私言也，亦天下之公言也。君且死，語弟霞曰：「吾平生知己，無逾漁洋先生。吾即死，遺詩勿遽出，必待先生刪定。雖相望二千里，爾勿憚跋涉而往求焉，且謁誌墓之文，吾無憾矣。」余居田里，聞君之訃，爲哀輓以代楚些。其末云：「已空文字障，靜閱莊嚴劫，何事勞結集，猶煩大迦葉。」未幾，而霞至，將君遺命。余詩若爲之譏然。嗚呼，異哉！豈余與君精神感通。雖越在二千里，不以幽明相間，有如此耶。既次其詩，遂爲其銘：君諱雯字天章，其先遼陽人也。父允升中順治二年順天鄉試。六年，授蒲州學正。十二年，賜同進士出身。明年卒。卒後次年，吏部按籍銓授知臨潁縣。君幼，母朱氏有節操，撫君及弟霞等，皆成立，遂家於蒲。君姿秉殊絕，嗜書如飲食，又薄帖括以爲不足爲。雖在諸生，輒瀏覽群籍，自六經三史外，先秦兩漢下逮六朝逮唐宋元明，四部之書，無弗習也。旁及釋老內典秘笈，皆鉤貫其旨，趨含咀其英華，而尤於五際六義，有深嗜焉。初，僑居中條山南之永樂。永樂，唐縣也。李石兄弟三相皆居之。詩人李商隱義山亦居之，號玉溪生。玉溪

者，永樂水名也。君少而食貧，無以爲養，數游京師，謁父執友，年二十餘矣，京師士大夫無知其詩者。予一日過同年榮工部洞門，見其詩云：「泉繞漢祠外，雪明秦樹根。」又云：「濃雲濕西嶺，春泥霑條桑。至今堯峰上，猶上堯時日。」大異之，曰：「此非今人之詩也！」吟諷不絕於口。久之，君再入京師，一見談藝，輒夜分不休，如釋迦之有鶩子，馮山之有寂子，相悅以解，不待往復扣擊。君固以謂余一人知己，如后山之于南豐也。戊午己未間，天子詔徵博學宏詞之儒備顧問，特舉制科，海內名士，鱗集闕下。君在舉中，顧獨耽寂守素，不與他人走。健僕囊巨軸，宛顏低眉，望門求知者。競馳逐，膠牢澹泊，門有雀羅。余以是益重之。臨胸馮相國知君名，以扇索其詩。君大書二絕句答之，其坦率如是。卒以不遇，亦不悔也。君游燕趙齊魯、吳、越、秦、楚，足跡半天下，而梁宋間詩尤工。晚訪舊天津，復與余相見京師。時康熙辛巳，君年將六十，倦游矣。君好友天下士，士之名雅者，亦皆援君自重。所至縞紵贈答無虛日。然君胸中涇渭，不徇世俗，毀譽涼燠，以爲親疎，故人亦樂就之。所謂嵇叔夜土木形骸黃，叔度汪汪如千頃波者，度幾似之。平生好仙釋有空諸所有仰青雲睹白日之意，情耽隱逸，僕僕四方，謀升斗以爲甘旨之奉，非其志也。嘗買圃鄭谷之口，有竹數百挺，黃梅數十株，橘三株，

中作草堂，面雷首，肘太華，怡然自足，將以終老，而迄不得遂。嗚呼，其可悲也！君詩一刻於吳中，再刻於都下，三刻於津門，今未刻尚千餘篇，余刪之不少貸，所存皆卓然可傳。蓋痛君彌留不忘誣諉之意，亦以報良友於地下云爾。今當宁右文士，苟懷一藝，朝躡芒屨，而夕登館閣者，何限？君之名，固已聞於朝矣，而終不遇，窮老以死，是尤可悲也。君娶祁氏，孫一逢源尚幼。君卒，以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葬姚溫阡。君嘗以詩賦應制科，敢稱徵君。銘曰：

山河兩戒，皆首河中，重華舊都，扶輿所鍾。昔在唐賢，摩詰允言。義山玉溪，表聖王官。有明名世，首兩襄毅。勳名爛然，風騷未繼。嶽嶽吳生，崛起布衣。身處菰蘆，名動京師；聲滿天下，尚謀升斗，晚卜菟裘，子真谷口。唯君之詩，疏越朱絃。後有知者，移情成連，神之往來，河聲嶽色。修竹梅花，徵君攸宅。

國朝衛既齊郭烈婦傳

烈婦荆氏者，猗氏縣興教坊儒童郭琛妻也。祖曰憲副公世爵。父曰邑增生文邵。母陳爲臨湘令陳公登度女。烈婦生三歲而祖卒，六歲而父卒。母孀，無丈夫。子女二，烈婦其長也。字於郭，未及笄，而姑卒。既適琛，值家中落。烈婦勤操作，茹蔬糲不厭，琛善病，烈婦朝夕侍湯藥，經年無倦色。琛疾少間，產一子，不育。已而琛病復作，勢且不起。顧謂烈婦曰：「汝年少無子，終節非易事也。善自爲計，」烈婦奮然曰：「吾家世詩禮，母氏青年守志，豈容有再醮女乎？即君不辛，誓一死相從地下耳。」遂歸訣其母曰：「母十餘年茹辛撫孤，女今不得終事母矣！」母壯之曰：「能如是乎？真吾女哉！」烈婦乃盡出其衣飾，爲琛償宿貸，又分餘物，遣夫之女兄弟。視琛疾革，遂以醋和毒藥飲之，昏仆地。家人急救，良久復蘇。琛既瞑，烈婦撫尸慟絕者數四。悵憤中猶作進奉湯藥語。及夕，氣乃絕。斂之日，神色如生，年蓋一十八歲云。

國朝瞿亮邦萬泉縣祀八蜡文

維年月日，具官某，謹以牲酒束帛，祭於八蜡之神而敬告曰：「邦聞之，伊祁氏始作八蜡。歲十二月聚萬物而祭之，取諸崇德報功。八蜡之中有貓虎焉，所以食田鼠田豕。而先儒又謂有昆蟲之祀，大抵舉貓虎。而凡虫之害苗者，皆鼠豕類也。貓虎任之有餘矣。今者麥比不登，穡事孔亟，蚘蚋爲害，浮於禽饗。邦將倣古之黃冠而草服，葛帶而榛杖，置鹿與女，俟歲終一舉，蜡則時非索報。又蟲菑爲厲，民患甚殷，爰敢奉嘉旨馨香薦諸先嗇，請迎貓虎以食此害苗之虫，毋俾聚族長爲蠹困乏之，民庶猶有瘳乎！」

國朝范韓度萬泉令瞿公政跡記

邑令之賢，民所愛也。而賢之出類，尤所愛，令政之善，民樂傳也；而善之異常，尤樂傳。敢在昔：蝗不入境、虎北渡河，雨隨車、麥兩岐，千百年來頌歌傳贊，依口頰間。吾邑賢令，代不乏人，而五奇之政，僅美新城。嗣厥徵者，惟我公爲最。公慈惠精明，鞠育噢咻，十有餘載，而異政之最著者。旱魃爲虐，二麥已稿，秋禾無望，民慮再生之難。公令設製五龍祭壽，應期龍見靈，雨霑足，歲仍有秋。又螟螣害稼遍野，蠶食莫可如何。公躬詣八蜡壇祭之，虫悉團化溝塗間。有狼食民薛生芬幼子，愬於公。衆口其愚。公拂然曰：「若野獸敢傷我民命乎！」爲文牒之城隍，狼遂自投堂下，隱若被桎梏者，左右杖斃以償薛子命。他如歲值大有，黍與稷翼所在皆然。而一莖雙穗，吾邑獨呈其瑞。比類而觀，又何讓蝗南飛虎北渡，諸異政哉！夫災祥固時有，而化災爲祥，實非易易。公之感神明，格異物，捷於影響若是，皆公之德爲之也。民感其德，既銘之心，頌之口，憂欲載之典章，以永其傳。合爰辭請誌，與前人之記新城者，後先頡頏焉。公虞山人名亮邦，敬六其字也。

國朝項樟始至永樂署記

余由黃岡量移蒲丞，道出豫州、越幽燕，凡四千里，達太原。由太原至蒲州又千里。丞署建州之東南永樂鎮。土壁峭立，取徑幽邃。往往晝晦，偃仄處不能旋馬。又奧折百二十里而始至焉。鎮多山，民俗儉樸，常自足，無所仰於四方，市鮮百貨出入。田不產稻，無魚、蝦、蟹、蛤水族之利。署據平岡，僅二十楹，皆土質瓦覆，無丹雘。丞貳於守不得侵，有司吏人稀少，偶至輒散去。時維涼秋，風摧木脫，雖居公廨，如在蕭疎村落之間。噫嘻！余嘗兩仕蜀，一仕楚矣。均當水陸之衝，過使紛雜，民如好鬥，健訟。日治廳事，夜省文書，常若不及。一遇大官經臨，飭供億肅奉迎，陸走蠶叢，水乘小舟，下浩瀚悍怒不測之江，惟恐後期往好往觸急風暴雨，百出傾危，其勞且險也。如此。今則去危就安，但坐鎮而無餘事。因得縱其耳目，以窮異觀。東望中條，西窺太華，南俯黃河，北枕玉簪、峨嵋。西爲首陽，其高風勁節，猶曠然動我遐思。若夫烟斂晴暉，羣峰競翠，暮林秋月，倒影波光，莫不爭效左右，出奇無窮。追思曩時風塵奔走，雖經巴蜀、瞿塘三峽之奇，黃州、赤壁竹樓之勝，而心爲事役，視若無覩，豈能如今日之俯仰寬如，胸無凝滯也哉！夫熱仕宦者，乏登臨之趣；樂林泉者，鮮組綬之榮。是二者不得兼也，而今兼之。況乎茶筍

蔬果之屬時給於供，釀柿爲酒，絕佳，取值廉。與閒散吏適宜傾壺偶酌，心適味甜，萬象洞如，樂不可極。昔歐陽公在夷陵謂凡爲吏者，莫不始至而不樂，既至而後喜也。余於斯地亦云。或曰：「河東俗強勁，往年以抗官釀大獄，淝斯土者，未易蔑視也。」余曰：「不然，事變之起，挑激有由，況百里風氣不同，安可概吾民。」方今時和年豐，盜賊屏息，余惟奉朝廷德意，日與父老子弟講讓型仁，以激發其天良。而秀者萃之於學，澤以詩書，數年之間，優游涵煦。庶幾風希讓畔、治跂文明，余於斯時其樂益進。因志之以告後之君子，按山川而考風俗，共大其休美焉。

國朝郭爲觀涑水故道考

按桑欽水經云：「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，又西過周陽邑南，又西南過其縣南，又西南過安邑縣西，又南過解縣東，又西南注於張揚池。」酈道元注云：「涑水所出，俗謂之華谷，至周陽與洮水合。涑水又西逕仲郵鄉北，又西逕桐鄉城北，又西逕王官城北，又西南過安邑縣西。」以上皆今夏縣境。蓋古安邑即今夏縣禹王城故址。漢晉以來，無夏縣之名，至隋始分置夏縣而移安邑於今治。不然，則注謂過安邑西者，將直入鹽池乎！涑水又西逕監鹽縣故城，城南有鹽池水，此則今安邑境。而鹽池水即今北引之姚暹渠水也。涑水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，又西逕郇城，此則今猗氏境。蓋涑水自安邑北相鎮之西，入邑境鳴條岡，至此而伏。故涑水自李漢、郭村之間折而南。順治中，郭村人嘗掘地見大石橋，懼不敢發，蓋其故道也。又折而東南，經張河、孫塢等村，其地今猶謂之張河灘。又折而西南，歷楚侯、王鑑、張嵩諸村，故跡宛然，俗稱管溝，即注所謂逕猗氏故城北者也。又西南經太侯、上莊及解之南扶等村境。郇伯故城在其北，即注所謂西逕郇城也。自此而西，經臨晉入五姓湖，皆古解縣境，即注所謂西逕解縣故城南，又西逕瑕城者也。五姓湖即經所謂張揚池也。此涑水故道也。厥後司鹽者慮其侵沒鹽池，引而之北。

國朝崔紀永濟縣祀南陽周封公記

或問于予曰：官其地而人祀之可也，不官其地而祀焉，禮歟？「曰：可。凡官之祀其地，以有功德愛惠也。昔者西門豹祀於鄴，文翁祀於蜀，朱邑祀於桐鄉，皆是也。且地之有官至衆，然或祀或不祀，其不祀者又至多，而祀於人者常少。以知非官之祀，而祀其功德愛惠。凡有加於人者即以祀之，可。此封公所以得乎永濟，而爲縣人祀者，宜也。封公以其子之令於此，而來就養於邑之政事。若其民人固無與耳。其閭里之疾苦，氓俗之利病，雖視以秦越，責勿及焉。然特以家人視之，如家事治之。苟有利乎永濟者，必以教其子使無不爲。縣以大治，而人樂其澤。變獷梗爲循良，山南之舊俗革矣。化爭競於彼此，河西之私鬥息矣。憫斥鹵之無種，而請免其徵；善賦稅之易輸，而不嚴其法。旌必及善，罰無遺惡；設獎以示教，懸柝以達冤。農勸於勤，訟幾乎止。凡皆封公勞於中。而永濟之人被於外。然則雖不官其地，其德惠所施，邑人實享之。雖欲不爲祀，而不得也。嗟夫！予觀近世爲人父兄者，其子弟爲令尹牧守，莫不藉以自豐。且惟冀其位秩遷進而已。孰有勤勤懇懇不負其民，以古良吏爲子勉最者。封公之賢，其過人遠哉！予忝縣人之一，蓋嘗親見其所施，而歎其澤之不可沒，而尤喜直道之。公在乎邑中，所以報愛惠於無窮，而